

茗柯文編

四部備要

集部

上海中華書局據原刻本

校刊

桐鄉 陸費達 總勘

杭縣 高時顯 輯校

杭縣 吳汝霖 校

丁輔之 監造

版權所有不許翻印

序

武進張編修鳳文吾畏友也與余丙午己未同出朱文正夫子之門君與其徒以第一流自期待視今之爲學者蔑如也其學長於易禮於唐宋人說皆欲顛覆之賦必馬揚古文則韓以下弗道其徒之傑者曰金朗甫曰董晉卿曰江安甫曰楊雲在金江吾歎人楊與董則君同里也金入庶常卒年二十有八江弱冠而天董爲君女婿以副榜貢生受州倅職亦鬱鬱不出獨雲在尹巉於津門年五十矣距君之卒二十年乃始削劇君之遺文爲茗柯文四編分爲五卷而附以朗甫竹隣遺藁二卷晉卿齊物論齋集二卷安甫遺學二卷自以雲在文彙一卷殿之總名之曰受經堂彙藁受經云者君與諸子京師講學之堂也君他著多梓行此編蒐輯差廣而三子所著則今始見於世世有識者能知之余未暇以詳獨念君生晚近時慨然爲舉世不爲之學每舉一藝輒欲與古之第一流者相角而不屑少貶以從俗其磊落卓犖瑰異之氣可謂壯哉年四十而歿不克臻大成以爲諸子先而如金江二子俊雄之才亦溘先朝露以死嗚呼其可悲也已余故習於君者雲在請一言爲序乃揮涕而書之道光甲申人日歎鮑桂星

茗柯集目錄

茗柯集目錄

武進張惠言臚文

文四編凡一百五首爲五卷  
詞一編凡四十六首爲一卷

茗柯文目錄

武進張惠言專文

初編 自戊申至甲寅凡文十八首爲一卷

二編 丁巳戊午凡文四十三首爲二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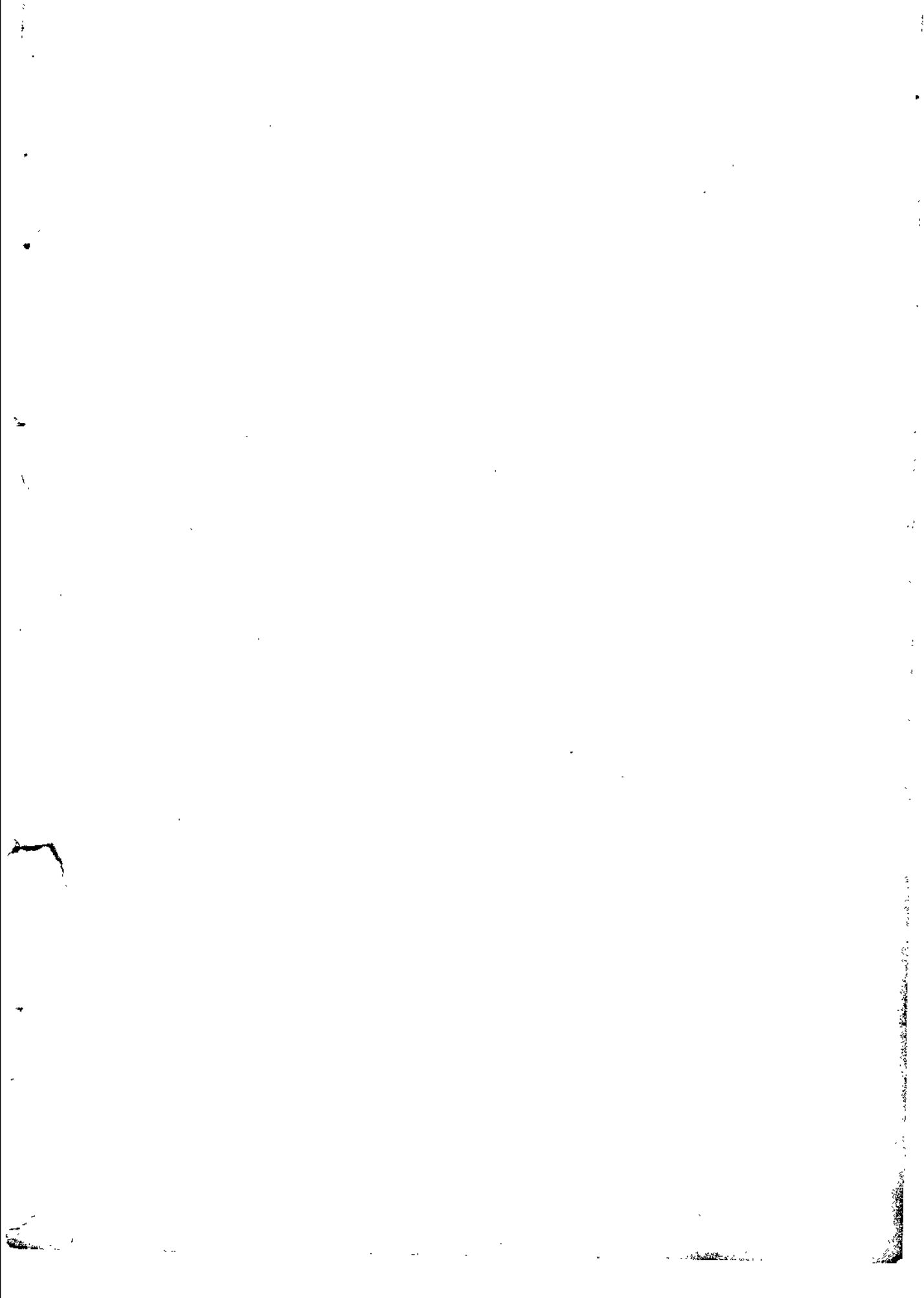
右先生庚申歲自編有自序

三編 自己未改庶常至辛酉散館凡文三十首爲一卷

右先生辛酉歲自編

四編 自辛酉五月至壬戌五月凡文十四首爲一卷

茗柯文目錄



茗柯文初編

自戊申至甲寅凡文十八首為一卷

游黃山賦 并序

黃山賦 并序

寒蟬賦 并序

秋霖賦

望江南花賦 并序

竹樓賦 并序

貨春賦 并序

鄧石如篆勢賦 并序

長平錄箴 并序

七十家賦鈔目錄序

莊先生遺文後序

書墨子經後

讀荀子

續柳子厚天說

送惲子居序

送張文在序

莊君墓表

崔景備哀辭

游黃山賦

黃山者靈園之閑館有方之鬱林夫其奇瓌詭麗超絕列嶽蓋象崑崙閩風方丈蓬萊又其幽局官別杏冥丹旭凝霜仍雷闕自太始肇世罕能登陟是以容成宅其陽浮邱樓其顛軒皇練其鼎玉女流其函鸞鶴翔其林芝英挺其阜于與桐城王灼濱麓客遊茲邦因往探焉故復竄覽誕略未遂冥尋然于高則窮蓮花之崇于奇則盡雲海

之怪亦足以極茲山之絕觀方俟承解纒絡結廬神隱故聊託篇翰以誌勝懷左思曰登高能賦者頌其所見也其所未覩蓋闕如也  
追區中之隘陋兮積寥廓而神馳行周覽乎八極兮騎辟馳以踟躕崑崙荒忽莫可搖集兮奄息汎濫舒節乎三天子之都朝吾濟夫容  
溪兮觀容成之高臺鬱巖巖之墟囂兮拂穹窿而上迴連岑吁其坱圠兮徑曼曼以延屬經崇峻駭以撤天兮歷隨龍陀以類谷霞雲  
汨般以澹蕩兮提容紆縈紛以相逐時固未轉乎黃山也忽丹嶂之岑嶙兮頽羣峭以霞起浮纖削而奪數兮勢拔颺而不已心炯炯而上假兮目眇眇而無倚何風引而歛去兮慶不可乎彌揆夕信宿于招提兮浴神澄之湯湯陰火燭燭于巖幽兮伯儻無忌奔以回皇疏煩想于游蒙兮霍然颺除雷然雲揚乘凌兢而絕太陰兮與真緯乎相將橫竊窺以互折兮俠飛泉以高趨聞幻景之恍惚兮有空相之僂廬旋室踰窳以嬾娟兮快振屨躡而相扶應真卓錫以遙佇兮狀類類而睢盱差尋胸而無見兮悵天闕之不我舒屬磊砢而百轉兮穿前巒以上征雲氣飛而襲子兮石氣巖歎而愈清本崑雜逕以差錯兮衝從隱倚追以縱橫堂防絕限堀以巖路兮愕貽怵奠梁以搶攘入鬼室之懿渙幽杳兮出雲窟之望窳竊冥搏給飭之膠盤枝梧兮尋光景之陸躑蹌暇稍定氣而回眺兮盡天都之魏魏下嶙峋而刻削兮上拱紛而錯桂嶼翹徹烈孤以獨舉兮屬重陽而下迤形精澄遠若不知其所抵兮盪空青而無依讓擇絡繹交以騰凌兮龍鱗覆蔽煒以林離天扉石室儼以高躋兮兀為騰乎將吾止之獨橋首而不可即兮心徊徊而不怡仰穿溟滓兮上出彷彿傾臺兀兀兮俛視峰巒震慄徙倚兮一升極目天表兮洋洋蓮華藪尊以右起兮與天都而雙標爭奇角詭兀不相讓兮峻嶒崑崙據以天橋紅采翠氣交曳而竝颺兮蒙合飲斂半散以招搖披桃花而屬夫容兮前雲門而擬逍遙往往高松負石以成質兮壁走樛枝以還會東西蜿蜒從

靡而卻負兮蛟螭蟠相詭而異態沐疏乞之霜雪兮積禪通之流  
 瀼猿狖仰胸而不能塞兮離朱目眩而不能紀流視羣岬靡何壘壘  
 高低混茫巖積參差鬱撓天地茫茫霏霏似驚潮之湧涌于海門兮  
 如蠟堙之家列于庭階也于是脈奇選崇望蓮華之顛而造焉降噴  
 屹而陟樂剛兮回兀巖而踐巖巖風磴運衰以浮波兮石齒肝賦以  
 礪突逡巡二分以側足兮下視巖巖虛宙以罔物嗙吟陟躋僅乃得  
 度兮目眩轉而荒忽詘折枝態經以卻立兮浸淫啞呀攀以中必  
 雖荆忌之僂佞疾迅兮猶履塵而氣失爾乃石扇額冠兮掩香玲瓏  
 曾宇覆覆兮宛渾交通參差蔽虧兮壹陰壹陽枝撐刻削兮神樞而  
 鬼工淹回旋而詰屈兮魏乾坤其若蒙蔽矚涌而上出排闥闥之蕩  
 蕩軼遊氛于鴻濛凌虛無而獨立兮貫倒影而高厲倚瑤光而部衆  
 神兮捐豐隆而扶屏翳馮蒙而下矚兮汨修墮于一氣蟬蛻鑽列  
 瑣碎而不可詰兮右冥冥其容裔攬九海而撫八紘兮吾乃今日窺  
 天地之所際揭吾下夫崔巍兮降雲梯之嶒嶒逶迤參折以規轉兮  
 阮隴稽而若顛得底平而出天壁兮乃馮冢而極巔圍羣象于寸眸  
 兮駢衍振陳宮以嶮巖捧藹藹之卅六兮屹元君于雲閣卻晚巨壑  
 兮欽淫焜漾漾兮奪精僊之人兮威難紛何為乎揚靈總圭芴兮相  
 翔吹參差兮杳冥瀟灑陸離班以屯塞兮振耀留壘瀾以煌燄四顧  
 場札莘莘縱縱怪物神鬼紛羅交馳巨壑決吻以鈺鈺兮卻巔巔而  
 躡既後視甜酸以奮登兮作首目之眇眇巨壑高掌于雲外兮勢爪  
 踞乎華衰女娥幼眇以流睇兮被長佩之綈綈百怪欺猥以盟對兮  
 儼騰騰而睽睽羣岳岳以疑疑兮隨顧盼以駭駭卒悚悚以驚魂兮  
 中怡悵而意迷會斬淫凌夜日出雲燿沛蕩鬱烟烟熾熾紛馳起而  
 屬天兮汨混會而渾成爾乃輕颺乍起若拂四表淫揚驚奔泮渙騷  
 擾紛紜運迴以下降兮綉縷周整縶以旁窺穹窿糾撓皇以回薄兮  
 紆鬱漫衍敷以綿緜圓宇廓以清激兮柔祗溫其漫漫區而頌洞千

里而無極兮州禪大瀛倒灌而外環于是紛茲愴怛漾漾研阡險陁  
 夷巖闔旋旋冤潭洶洶其交會兮滂煩澹而紛屯斬巖巖屹怒起而  
 涌出兮吸漚漚率迫隘而復還鯨迴鯨擊若光而若滅兮變化千橋  
 慘以龍翰條蟠蟠像揚光以出入兮忽若蛟人水斐飄颻以眇曼三  
 山澗澗欵狂水下兮渺不知其所遷碎中起而突植兮又象碣石之  
 孤蹇渾眩詭幻倏忽而萬變兮單不可乎究原于是目賦意蕩志攬  
 神疑忽兮容改微波不揚輕塵不飛直際天極浩乎瀾瀾沈沈溶溶  
 鱗鱗離離嗒嗒兮旭旭天闌兮洞開翠為縹兮朱為旗金為闕兮銀  
 為臺仙車九龍兮紫蓋委麗鮮屏丹翕兮紛緇輝光炫耀兮陸離暢  
 飄然而與神俱兮廓蕩蕩而高馳良寫霧而遵逝兮厭涸襟之英英  
 披靡蕪之幡纒兮宿陟嶺之松聲幽人為我揮琴兮讀江鉅字圍  
 讀素女子太清山為更唱而赴曲兮流仙樂之冷冷紛紛吾窮此還覽  
 兮與無友而為期揖松喬而儷游兮載羨門而與之歸逝散髮以消  
 搖兮遺氣氣乎獨來乘日月之精照兮綴雲虹之采綈左格澤之炎  
 精兮右屬卿雲乎旋旋蒼叫顛鸞赴蟻以相待兮丹砂赤醴煇爛以  
 凝滋餐六氣以呼吸兮差五采之瑤枝庶遠遊之轄舉兮聊發軔乎  
 自茲

黃山賦  
 余既作游黃山賦或恨其闕略非昔者居方物別圖經沐浴崇陴羣  
 類庶聚之意也乃復播采梗概以賦之

丹陽之南轡障之中有影山焉是曰三天子之都上絡斗紀下樓衡  
 巫外則率山崔嵬于近作嶂陪以大儲屬以匡廬廬江出其西漸江  
 出其東千源萬澗經營淡澹各走相詭宛渾躡躡回銜餘戲迫觸輻  
 輳逆防孫理稍窘出窺勢若矢激不可迫覽雷出電追轉石異聲聞  
 沛汨淚評龍鏗雷滂縹緲裕裕磔磔悲鳴鐘鏘穆羽將瓊代更蕩滅淩  
 場纖潛不藏文鏘鏘鏘鏘鏘鏘若此者數百千處然後發關會流



文注羣輪泣泣漣漣上合彭蠡下達曲江爾其大勢則盼峯嶺紫糾  
纏岫崎積查隘巾陰陽蔽虧夫容藹蘭倚天無茄形精巨輝灼若朝  
霞其會高則上出閩閩平晚寒明類視一氣空如下天其窮陰則涸  
互慘悽味不見太陽乃有因提之雪循螢之霜其石則臨陣刻削岫  
桑增橫擗總別迨重疊并益將頰復稽附尋蹶蹶縱橫賦肝震心警  
魄動質斑采炫耀龍鱗隨物成象百怪千端若有鬼神突怒凌厲單  
不知其所原增巖重岫懸踈窈冥環複棧岩勝施瓏玲陽光地輝疑  
自地瀾不見天形或乃頌竄金鼎威蕤瓊靈匡林方几羅于其庭霞  
文碧篆守以六丁爾乃覽其支絡周其宮別于前則雲門豁開九峙  
高關夫容桃花紫石丹沙疊障擲盜青鸞石人儂儂茂茂爰有溫泉  
是之自出天都魏魏歸然特雄蓮華右起爭隆匹崇紅杏文錯洪紛  
馮戎羣峯來朝若環紫宮其上則有仙扉石室醴泉之池日精月魄  
藏華發奇其左則天柱削巒探珠參差軒轅上昇仙樂天衣青輝白  
鶴嶺嶙嶙疑九龍懸泉消搖之溪堪嗜溶洗千態萬狀澄奠百尺輝  
黛沈颺列如銀星揮布茫茫于中乃有錦鱗揚馨石班無雄鮒魚兒  
啼其右則有飛龍雲際容成浮邱石林布水聖泉飛來松林采石紫  
雲翠微覆鮮互別翻翔相追其谷則垂龍老蛟靈蟻淵處千瀑亂入  
冬夏激雨鴻扶延延雲轉雷驟丹臺中填是曰天海曾慨來般琴琴  
衆衆家影厥斬陣貫其陸絡繹泉飢藹空流光絕霞飲焱紛紛前翠  
彩灑漫般燦旁于後則仙都岩嶠師子疊奮丹霞石琴屬以始信叢  
石筍植緣卒而起箭參嶼岫傑池未已爾乃其木則有木蓮九照神  
州無借檀杵翁柏海桐辛夷楓樾檉榔桂黃楊枒杈交柯魁瑰紛  
揚馮陵藩京鬱鬱葦葦上臺重陽喬羽轟炕旁卻日月中稽風聲攝  
機叫囂無時晏寧頰根陰幹出火自照輝輝熒熒其下乃有白虎蒼  
豹素雌元熊山間一角醜鹿人从倏來報往驚鳴羣訂羅父喜顧揮  
子猿公蒼壽修顏接幹迴叢透脫牢落天掉無窮其上乃有雙鶴獨

鶴列仙之乘碧雞流離雅雅嬰嬰頰仰之鳥引曲赴節若關乎簧笙  
其松則枝梧節族膚石蠶雲蛟嶼倒投之而錯鱗仰矚撒烈不見柢  
根奇瓊易貌視之無窮察之無端其下乃有琥珀威喜伏靈石脂蘊  
精闕采僊靈是寶草則鋪于披靡軋芳蔚蔚蔚蔚蕪蕪蕪蕪蕪蕪蕪  
瑚翠雲龍修雲霧香芳隱隆秋覆覆覆覆花散榮翕習莖莖青碧翠  
紫菲菲菁菁焜焜焜焜不可紀名粵有大藥黃連山精餘糧大苦菜  
芋回苦赤砂石乳紫芝九莖石藍之花千年一榮神農未知俞跗未  
更若乃黃柑丹杏桃栗杜楸批杷棠梨若榴木蘭彼子楸梅罌芳裂  
芬林倉崖密松肪出焉爾乃其懸磴突駭揭孽側足履躑躅萃全踏  
確仰仰冠傾謗逸跣竊窺因吼吼震慄慄萬端異類氣盡汗誠况况  
魂隊進不敢征退不得喙悠悠怛怛悵悵目不敢睇歧息扶服熊經為跖  
然後得屆焉若其凌鴻濛濛貫倒景趙面泣息泮泮泮泮恍惚超虛無爛  
昭昭神靈居沈壑涌瓊英充偃佗斷征歛屨豐融聚穀公衆呼吸亡  
雙于是天雨新霽蔚奮朝晴豐壘坳坳坳坳四施斐混懷馮控陵  
夷東混扶桑日之所出南瀆炎風西滄總極北沍積冰漫漫汨汨風  
至波起天地岌岌狀若浮海說于碣石云云積變化為魚龍徽鯨奔  
鯨視數續翻土囊鬱勃萬響怒叫驚禽悲獸跼跼魂哀嘯麟麟隱隱不  
知處所類聆忽荒皆枉水下翔陽震盪涌波憑與浮彩下爛絢耀上  
升天紀地緯離離煌煌九光十彩轉互代更蓬萊閩風命會城琪  
樹建木珊瑚琳瑯戴勝虎齒頰揚流形芒芒無端隨望而生綉組玄  
黃憎將會穢憑蒙龍睨天緯靈之靈靈鎮高邁橫凌九坑查天外于  
胥樂兮發蒙蓋

寒蟬賦

陸士龍謂蟬有五德故爲作賦亦復僑居之感貧才之歎也余唯其  
蛻濁穢辭泥滓清潔莫尚無營于物而喧喧不已豈莊生逍遙老氏  
守嘿之旨耶暇日省陸賦聊致思焉

夫何寒蟬之修絮感時運而來翔辭緇于埃藏翮乘風而追行儻  
既翕于五日歛畢伏于滄望何變化之至神而知幾之孔章也端廣  
頷以飾首抗修綏以儀冠班文章之照爛矯流離于輕翰噉醴泉以  
為飲接沆瀣而為餐棲一枝而有餘翳片葉而為安心抱清而守素  
體道遙以自然胡嗶嗶以悲號聲感激而永慕橫澗涸而頻咽鬱和  
屬而繁互紛旁振以接響笑逐聲而合趣款餘芬于勁秋弔陳芳于  
假夏恐兩雪之夙集淹餘光之易謝怨王孫兮不歸紛啾啾而誰訴  
豈緘默之不能將多言而未寤頌曰繁惟寒蟬稟五德兮精類外採  
內任白兮居高揚清矯而不閉兮應候守信亮志以壹兮含氣飲露  
泊其無求兮逍遙棲遲孰非大游兮益葆厥章卓以長靜兮閉志自  
藏保正性兮蕤汗還爽任而不守兮嗟爾至德承以為友兮

秋霖賦

何重露宵宵之曖曖兮噫訕訕而無譌八溟傾以雲霄兮天地鬱杳  
以滲離羲和潛轡于太陰兮金樞弭節而勿御屏翳眇以扇威兮  
豐隆日夜而屯聚值秋氣之淒淒兮沉茲霖之澍澍登高城之曠覽  
兮潦汨減以四集清漳奔揚以潰溢兮平蕪滌滌以瀟灑川原森其  
無津兮哀行旅之深涉驚鷗高鷹側翼而孤騰兮雁嗷嗷而無依寒  
颯涇而不飛兮稻梁悠而不歸兮抑鬱而無慘兮暮獨返于虛堂颯  
風淒淒而入幃兮響循檐之浪浪茅闔苦而不蔽兮雨足入于空牀  
夜沾漉而十起兮屢顛倒乎余裳獨專專而不寐兮百慮頹而侵尋  
故鄉杳以日遠兮又流轉而北南唯同懷之宋歷兮共千里之切心  
造分襟于假夏兮淹清秋之緒風欲寒裳而就之兮限浮潦之淫淫  
念人生之靡樂兮恨秋夜之不已聊援翰以抽思兮詳中懷之悽悽

望江南花賦

庭有小草皆轟轟晝炕莖不盈尺黃花五出四附交蓓儻而同氏藁必  
其偶縱午相代開秋發芳風嚴霜頽而彼寸柯方敷厥章客有言其

名者是曰望江南之花既感其道爰為賦焉何小草之珍瑋感茲名  
之見奇其纖支附柯簡節薄葉之蘼生也醫弱草榮蕪根萌蒞在  
枝條倚靡遊塵離焉續颺吹焉於是晚春早夏百卉茂止紆丹曉其  
左錯紫睥其右亂費聲散鏡部瀾漫于其側拂兮其不速時也委委  
猶猶誠未足以命知其異也抽兮首兮攜兮其不為之友也爾其觀  
朝陽而布葉矯夕儀而斂陰託秋霜而表榮倚會輝而效心華不飾  
悅香不越林羣不比標偏不戾參獨專專兮沈沈體志安隱醴醴深  
深淒淒兮秋風飄飄兮吹我襟初服兮敢化恐再弱兮弗任諒君子  
之不佩恨永望兮江南

竹樓賦

崔格卿嗜竹自號曰竹樓好事者為畫竹樓圖煙標既並雲騰在茲  
亦勝情者所寄也請余賦之辭曰

江南之幽篠兮百尺而不見陽石結根而成色雲裁葉而舒光赤山  
匠素流折紺參嵯縹淚泊山雕氣而縹景水陽朝而陰夕乃有高樓  
起乎其中修欄層倚空瀾玲瓏虛瑤席以受碧倒瓊霞而鏡紅蒼苔  
孤侵人聲四沈單鶴偶叫潛蚪一吟雲百態而逕入風萬響而來尋  
于幽居之士任達之流道爾長嘯渺焉登樓結柔條兮三春發勁  
幹兮九秋是時芳杜已歇桂枝方彫悟窈窕之既晏顧防露之未朝  
理紛紛之昔悅屬郵客之長謠謠曰洞庭波兮湘水深山中人兮青  
玉檢橫千里之聘望報蘭陸之素心遂為頌曰倚彼修竹君子德兮  
綠文翠章儼其有則兮登高望遠孰其可識兮絕世獨立與爾為極  
兮

貨春賦

海寧張文在僑居京師屬書者作貨春圖以自況為擬梁生之賦以  
敘之

特恠恠兮不留淹吾馳兮未央周皇都兮結覽非踴寒兮日長感樂

鴻兮作歌揆妻息兮內傷信余志兮弗諒容回徇兮微祿果搏風兮  
異方世不云兮我數總余驚兮將逝攬九州兮一達心眩云兮故閭  
雲夢變兮蔽之託廬下兮願賴聊消搖兮時整固靡翼兮尙賢幸芳  
馨兮未沫惟歲暮兮窮陰風調調兮振林衆豔豔兮余笑心惻惻兮  
孰任

鄧石如篆勢賦

倉籀既修蟲鳥茫晦秦斯改文小篆是紀大書刻山封石頌德攜華  
絢豔後執是則佐隸趨簡迺及分勢六書載清八體亦廢二漢餘延  
厥緒弗恢金刻石種莫究莫追般般石鼓發于陳倉曠曰體講庶有  
憲章在唐李監載紹厥武我聞其書蟲蝕爲步傳刻世賢厥真亦耘  
嬰委嬾妍維爲斯勿鍾張之法代傳代工會是曩文弗軌弗蹤倚數  
鄧生好古能述振茲墜風洪此漢筆俗學紛緝辭之廓如古人不見  
誰毀誰譽聞諸蔡豈篆勢有賦旁涉僞作緣絲疑露用範用閑吁思  
詳觀數推彬粲永光藻翰其詞曰

嘗兮風回歛兮電追萃兮梢雲之冒松樹薄兮百川之隘堆岬激兮  
逆折豁開而東歸清思下烝迅神上落經緯中彌飖芒周作突植立  
以離偶乃翕趨而僂邊窈窕冥冥若首若驚若應龍將鏡以須震霆  
幡幡慘慘若陽若陰似柔附實榮不可見風或衡運規旋或孤出介  
入或來而忽往或闢而不翕或圭組載佩或瓦碎冰澹縱橫網絡  
繹續紛遠而望之若異類粹醜而並出鷗首目之縱莘卽而察之若  
慈母字子裴回還轉煦暉而相分何分銖之足算豈金鐵之作饒振  
蕪林之絕塵追軼軌于秦始嗟作者之難覩信知道之實稀與梗概  
而略論願執簡以同歸

長平鐵鏡

內閣中書趙君億孫藏銅鏡一枚云自其外祖父某副使官山西時  
得之高平土中其地是古長平疑秦趙戰鐵也香中而殺以爲刃以

周尺度之長二寸兩從進以博得寸之半銕斷存者半寸而旁銕而  
下刃枝出來筭者寸也權其重得今稱七銖二案于古蓋半銖而弱  
以是知考工記云積矢長寸圍寸鄭康成氏讀爲長二寸猶信而圍  
亦當爲二寸而鄭氏略也又惜其銕之不完無以測古三境爲幾何  
重也趙君幼而受之其母夫人幼而受之副使住時其釀火夫  
人嫁時物悉燬而此銕獨存今夫人歿若干年趙君出視未嘗不歎  
歎也余既獲觀焉又讀趙君所自爲銘感其志乃作箴曰

巖巖古鏡出自長平昔在嬴趙戰爭所營礫礫革革曰維凶憲孰樹  
傳斯而是寶是服既刊既程既夷厥銛既實厥華而蒼亦是漸既披  
會壤既襲厥珍執吉金赤鑄而此焉不實故晦者飾之大恆者道之  
奉有衆弗愛雖材必剗有文弗揚雖刑必章矯性而性性者門也  
無用而用算用者存也匪重之誨毫以爲戒匪令之諄母訓是勤母  
言不更敢告侍旁

七十家賦鈔目錄序

右賦七十家一百八十篇通人碩士先代所傳奇詞奧旨備于此矣  
其雜章斷句關供不屬者與其文不稱詞者皆不與是論曰賦爲乎  
統曰統乎志志爲乎歸曰歸乎正夫民有惑于心有概于事有達于  
性有鬱于情故有不得已者而假于言言象也象必有所寓其在物  
之變化天之濛濛地之晝晝日出月入一幽一昭山川之崔嵬香伏  
畏佳林木振破豁谷風雲霧霽震寒暑雨則爲雪霜則爲露生殺  
之代新而燼故爲獸與魚草木之華蟲走蠅趨陵變谷易震動薄蝕  
人事老少生死傾植禮樂戰鬪號令之紀悲愁勞苦忠臣孝子羈士  
寡婦愉佚愕駭有動于中久而不去然後形而爲言于是錯綜其詞  
回互其理鏗鎗其音以求理其志其在六經則爲詩詩之義六曰風  
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六者之體主于一而用其五故風有雅頌  
焉七月是也雅有頌焉有風焉烝民崧高是也周澤衰禮樂缺詩終

三百文學之統熄古聖人之美言規短之奧趣鬱而不發則有趙人荀卿楚人屈原引詞表指譬物運類述三王之道以譏切當世振塵滓之澤發芳香之鬯不謀同俾並名爲賦故知賦者詩之體也其後藻麗之士祖述憲章厥製益繁然其能者之爲之愉暢輪寫盡其物和其志變而不失其宗其淫宕佚放者爲之則流遁忘反壞亂而不可紀諱而不觚蓋而不彀肆而不衍比物而不醜其志潔其物芳其道杳冥而無常此屈平之爲也與風雅爲節渙乎若翔風之運輕輶灑乎若元泉之出乎蓬萊而注瀚海及其徒宋玉景差爲之其質也華然其文也縱而後反雖然其與物惟推宛轉冷汰其義數驟于物妨妨乎古之徒也剛志決理輒斷以爲紀內而不汙表而不著則荀卿之爲也其原出于禮經樸而飾不斷而節及孔臧司馬遷爲之章約句制果不可理其辭深而旨文確乎其不頹者也其趣不兩其于物無窮若枝葉之附其根本則賈誼之爲也其原出于屈平斷以正誼不由其曼其氣則引費而不可執循有樞執有廬頡滑而不可居開決宦突而與萬物都其終也芴莫而神明爲之囊則司馬相如之爲也其原出于宋玉揚雄恢之魯入竅出緣管以及節其超軼絕塵而莫之控也其波駭石罅而沒乎其無垠也張衡盱眙塊若有餘上與造物爲友而下不遺埃墟雖然其神也充其精也茶及王延壽張融爲之傑格拮據鉤子敢悟而傲俛可觀其于宗也無蛻也平傲通洞博厚而中大而無瓠孫而無弧指事類情必偶其徒則班固之爲也其原出于相如而要之使夷曷之使明及左思爲之博而不沈瞻而不華連犴焉而不可止言無端厓傲倪以爲質以天下爲郭廓入其中者眩震而謬悠之則阮籍之爲也其原出于莊周雖然其辭也悲其韻也迫憂患之詞也塗澤律切摹敷紛悅則曹植之爲也其端自宋玉而析其角摧其牙離其本而抑其未浮華之學者相與尸之率以變古曹植則才子矣措擗乎改繩墨易規矩則佞之徒也不措

于同不獨于異其來也首首其往也曳曳動靜與適而不爲固植則陸機潘岳之爲也其原出于張衡曹植矯矯乎振時之備也以情爲裏以物爲操鑿雕雲風琢刻支鄂其懷永而不可忘也登乎其氣植乎其華則謝莊鮑昭之爲也江淹爲最賢其原出于屈平九歌其掩抑沈怨冷泠輕輕其縱脫浮宕而歸大常鮑昭江淹其體則非也其意則是也逐物而不反駘蕩而駁舛俗者之圖而古是抗其言滑滑而不曾于塗輿則庾信之爲也其規步矜驟則揚雄班固之所引銜而控轡惜乎拘于時而不能騁然而其志達其思哀其體之變則窮矣後之作者慨乎其未之或聞也

莊先生遺文後序

右莊先生遺文若干卷其子有可輯錄先生德博而居隘志昌而遇蹇更貧困務自刻苦爲學問於六經之指古先聖之微言絕學三代之制作并田禮樂政法卓卓大義削刻傳注審白決黑究之于心持論不爲師說搖惑將欲有所著述未及就以授有可先生之歿二十一年而有可學成周易春秋毛詩周官具有論說既乃撰次先生所爲古文辭歌詩都爲一編句其友王灼敘而藏之蓋有可既成先生之志乃敢集先生之文蓋其重也余不幸幼而孤少長讀先君子所爲詩識先生名知先君子于先生友也既與有可游識先生之緒論有可之窮如先生其爲人進退無咎悔其學不求知于世一如先生先生雖蘊其學不得施用有可能述其書以傳于後能成其身以重先生之德其父子之際雍容刻厲觀于茲編可以悲而樂之先君子既與先生交有可又辱與予善而予學日以困無以自樹立將忝其先人于有可之集先生文益愧悚悚惕而不能自己也

書墨子經後

右墨子經上下及說凡四篇皆書魯勝傳云勝注墨辯引說就經各附其章卽此也墨子書多與言錯字而此四篇爲甚勝注既不傳世

莫得其讀今正其句投通其旨要合爲二篇略可指說疑者闕之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自孟子之後至今千七百餘年而楊氏遂亡墨氏書雖存者讀者蓋鮮大哉聖賢之功若此威矣墨氏之言修身親士多善言其義託之堯禹自韓愈氏以爲與聖賢同指孔墨必相爲用向無孟子則後之儒者習其說而好之者豈少哉老氏之言其始也微不得孟子之辨而佛氏之出又絕在孟子後是以蓋蔓延延日熾月息而楊墨派焉遂微吾以悲老佛之不遭孟子也當孟子時百家之說衆矣而孟子獨拒楊墨今觀墨子之書經說大小取盡同異堅白之術蓋縱橫名家惠施公孫龍申韓之屬皆出焉然則當時諸子之說楊墨爲統宗孟子以爲楊墨息而百家之學將銷歇而不足售也獨有告子者與墨爲難而自謂勝爲仁故孟子之書亦辯斥之嗚呼豈知其後復有烈于墨者哉墨子之言諄于理而逆于人心者莫如非命非樂節葬此三言者偶識之士可以立折而孟子不及者非墨之本也墨之本在兼愛而兼愛者墨之所以自固而不可破兼愛之言曰愛人者人亦愛之利人者人亦利之仁君使天下聰明耳目相爲視聽股肱畢強相爲動宰此其與聖人所以治天下者復何以異故凡墨氏之所以自託于堯禹者兼愛也尊天明鬼尙同節用者其支流也非命非樂節葬激而不得不然者也天下之人唯感其兼愛之說雖他說之諄于理不安于心者皆從而則之不以爲疑孟子不攻其流而攻其本不誅其說而誅其心被之以無父之罪而其說始無以自立嗟夫藉使墨子之書盡亡至于今何以見孟子之辨嚴而審簡而有要如是哉孟子曰我知言嗚呼此其驗矣後之讀此書者覽其義則于孟子之道猶引弦以知矩乎

讀荀子

一言而本末具者聖人之言也有所操有所遺然而不虛言言以救世者賢人之言也操其本者不弊操其末者未有不甚弊者也孔子

之言性曰性相近習相遠上知與下愚不移所謂一言而本末具者也孟子之言性善所謂操其本也荀子之言性惡所謂操其末也其言殊其所以救世之意一也孟子曰口之于味目之于色鼻之于臭耳之于聲四肢之于安佚是性也不亦與荀子言人之性飢而欲飽寒而欲暖勞而欲休者同乎哉荀子曰無性則僞之無所加無僞則性不能自美又曰義與利者人之所兩有也雖堯舜不能去民之欲利雖桀紂亦不能去民之好義不亦與孟子言民之秉彝故好是懿德者同乎哉公都子問孟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或曰性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三說皆非歟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然則孟子不以三說皆非者豈不以上知之性善下愚之性不善而中人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者哉雖然由孟子之說則人得自用其爲善之才而道甚邇事甚易由荀子之說則道者聖人所以橋撻天下之具而人將厭苦而去之故荀子之意與告子異而其禍仁義與告子同則操其末者之弊必至于此也雖然孔子言仁而孟子益之以義荀子則約仁義而歸之禮夫義者仁之裁制也禮者仁義之檢繩也孟子之教反身也切荀子之教檢身也詳韓子曰求觀孔子之道必自孟子始後之學者欲求其途于孟子自荀子始焉可也

續柳子厚天說

或曰柳子之說天也比之果麻癘痔草木天固若是無知乎曰蒼蒼者謂之天亭亭者謂之地嶽嶽翕翕者謂之元氣陰陽其有知也無知也吾不得而知也審無知乎柳子之說備矣審有知也吾爲柳子竟之凡有知者孰過于人人之身枵然而虛其中者天地耶呼吸而往來者元氣陰陽耶人之有知也以神其帝之主宰于天地陰陽元氣者耶然則人居天地之中其猶心毛肝葉耶其脾之榮膈之精肺之魂魄耶必且猶螻蛄之居且食于藏者耶其有不善之生也不猶

蠱之與瘴者耶蟻蝥之在于藏也未有知之者也其死而出于後然後知藏之有蟻蝥也其奚則生其奚則死其亦仰而訴于吾乎其亦哀而欲吾之仁之乎人且有恩若罰于蟻蝥者耶寒溼之宛而蟲生焉食之蠱而蟲生焉其生而戕于藏府痛知于身而不知其為蠱也

送惲子居序

余少時嘗服馬少游言求為鄉里善人以沒吾世年二十七來京師與子居交觀其議論文章礪切道德乃始奮發自壯知讀書求成身及物之要八年之間共躡于舉場更歷困苦出類仰塵俗入則相對以悲已相顧自喜益甚凡余之友未有如子居之深相知者詩曰無言不離子居之益余多矣于其選而為令余可以無言始子居之語余也曰當事事為第一流余愧其言然未嘗忘也凡余之學書求其上矣自以為不足則姑就其次故往往無成焉夫為令之道六經孔孟之所述子居向時之所道者皆其上者也以子居為之其不可以至耶曰吾不為彼之所為者而已豈子居向時之所道耶君子出其言則思實其行思其行則務固其志固志莫如持情實行莫如取善是乃子居之所以益余者也于居勉之矣

送張文在分發甘肅序

古之所謂良有司者不待其莅政治民也觀其所以汲汲者則其於守也可知矣是故有躁進之心則必有趨勢之術有患貧之心則必

有冒貨之漸雖有特達之才廉恥之念其入于勢利也猶約之在項裏之在目而以旋于磨雖欲自拔其足其勢固不得已嗚呼今之有志于吏道者鮮矣今各省自州縣自丞尉謁吏部而出者歲數百餘人其人皆有司牧之責其間亦有知名義識廉恥者然吾觀其所以進爭尺寸之捷較出入之勢進退之械則未有不求熟者及其選而得官則譁然曰某地善某地惡得之者忻戚色然問其所以為善惡者則非政之險易也非民之淳澆也曰某地官富曰某地官貧嗚呼士未莅官未治民而所汲汲者如此古之良有司其終不可見乎海鹽張文在強毅慷慨喜任俠然數為孝弟少舉于有司困不遂走京師供事 國史館積若干年以勳能例得府經歷又幾年史館移選人入吏部文在例得與而主者抑之不得選今年秋以貴入請試用分發得甘肅甘肅地邊塞民窮官貧自長吏以下不能具與馬士大夫宦者視為畏區而文在以磊落才抱負奇氣浮汨為吏十餘年更偃蹇擢困始得一官而當遠絕西徼家又甚貧雖相知者皆為文在不樂而文在處之晏然且曰吾聞甘肅民樸而政簡長官無奔走賓客無繇役此真吾所樂者君子于是知文在之賢其不躁進也其不患貧也其有守也他日莅政治民其為良有司也無惑焉于其行也序以送之

莊君墓表

乾隆五十七年正月十三日故國子監生莊君卒年七十某年某月日葬于某原自君未卒之二年故患疔疾者垂三十年矣僅乃得愈恆杜門簡人事而其其福舊有田產主者弗能理日以落羣謙代者難其人君奮然曰吾老矣幸而不死請以餘生治此他日可以見先人乎乃取出入籍日夜鉤校之必親仿北渠吳氏義莊約定為章程榜祠中北渠吳氏者自明時其祖性置祠產號為義莊子孫守之至今郡人比之吳范氏君既與族人約盡釐宿所弊經畫之至忘憂暑

飲食家人固請少息不聽如是者十餘月條理屬具而君勞苦致疾竟卒君生數歲而喪母事考石門君朝夕無方四十餘年未嘗廢左右石門君致官家居君之兄曰綸渭中進士知縣武康嘗迎親就官舍然石門君尤樂君之養居數月輒歸維綸渭亦樂君之能養其親也君應舉于鄉再進再誦或勸試京闈君以石門君故不可其後疾作遂絕意仕進焉石門君之卒會有故十年不克葬君常自咎責執心喪不御音樂及舉封樹顧謂其子宇達曰吾今臥背始怙席也君性狷潔無棄言無責諾聞人是非若出在己又感氣與人言偶及不平事立發憤大恚變色氣上逆久之乃已喜讀史至其感慨往往戚怒投卷起左右皆卒愕其得噎疾以此及理祠事或不能割君意君感氣慷慨益銳身以爲己責故其心力尤瘁竟不支云君諱緬衡字耘石祖令與翰林院編修考柏承中明通榜初爲豐登縣教諭選授湖南石門縣知縣以疾乞休母董太宜人莊氏世爲武進顯族自君祖父時以進士起家者同時十餘人至君而抑困子宇達有傳才復蹟有司君謂之曰自吾祖入翰林以官籍解于省者六人昔之易今之難也聞之再植之木其根必傷汝好培之蓋君之用意如此君配吳孺人涇縣教諭振聲之女所謂北渠吳氏者也爲婦謹爲母莊先君七年卒子一人卽宇達縣學生女一人婿董雲錦君之葬也邑之士來會喪咸以君有質行墓不可無表以書走京師抵宇達之友張惠言曰子宜爲文嗚呼君不幸以疾廢于世不得有所施設及其事親成身可以有立于後矣乃系之以銘曰

生也親之歿死也親之勤胡德之昌而屯其身其華不寡以豐其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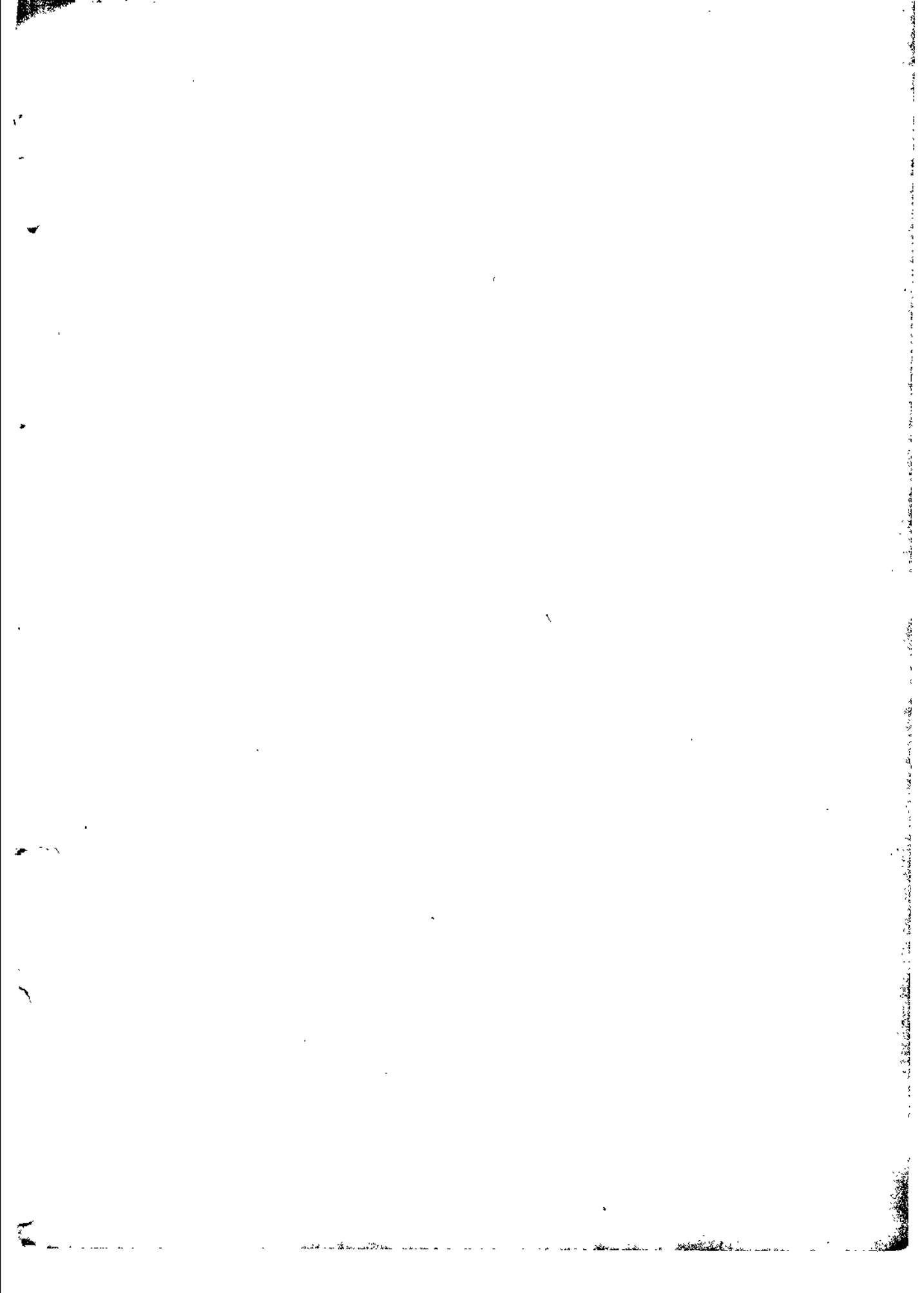
崔景傳哀辭

余始識景傳于京師與爲友景傳以兄事余既數歲已而北面承贊請爲弟子余愧謝不獲且曰傳之從先生非發策決科之謂也先生不爲世俗之文又不爲世俗之人某則願庶幾焉嗚呼世俗之爲師

爲弟子云者其取之有由矣其學之有由矣非所授焉而取非所術焉而學則以爲狂且愚昔韓退之作師說毅然爲人師一世非笑之唯李翱張籍皇甫湜數人以爲然余之文質靡至誦聖人之書而未識其道其于景傳未有以相過也而窮困之效已明白景傳遊公卿閉名聲日起當世所謂速化之術固當聞之乃退然就執友之門而請受業欣然若有樂者惜乎不遇韓退之使與李翱張籍之徒相頤頤也景傳之學拙于進而勇于取雖小物務既其實與之論道理未嘗不悅其改過果以速嗚呼使假之年而就其學豈可量哉景傳字格卿蒲州永濟人以乾隆五十八年五月十二日卒于京師年二十五其爲人長第完好生而父兄稱之歿而所與遊者思之工八分楷書摹印世多藏者余獨悲其有感志而卒不遂其學以無聞于後爲可惜也爲辭以哀之曰

嗚呼傳耶羣籍難以爲賢誰使與耶既朝朝而夕顛又誰憎耶苟啻其命而胡以厚其憑耶將匪獲于天而獨自以心爲雄耶才者之小年延于不肖者之恆耶泯泯于後世而落落乎古人嗚呼奈何乎傳耶

茗柯文初編





丁巳戊午凡文四十三首爲二卷

楊隨安漁樵問對圖賦并序

周易虞氏義序

虞氏易禮序

虞氏易事序

周易鄭荀義序

周易別錄序

易緯略義序

詞選序

丁小雅鄭氏易注後定序

畢訓成詠史詩序

南華九老會倡和詩譜序

莊達甫無名人詩序

遷改格序

楊隨安漁樵問對圖賦序

楊子圖其貌爲一漁一樵取邵康節氏之文題之曰漁樵問對于時歲在己酉以書命余于京師曰其爲我賦之余時甫涉易學自以未知道不敢以爲其後余南還羅母氏之戚則又不暇以爲今年之春乃得就楊子而觀所謂漁樵問對圖者縱言及于易余謂曰康節氏之爲此言也豈不越哉曰火無體薪無用火以用爲本以體爲末故動水以體爲本以用爲末故靜天本用地本體然故靜體而動用也余以爲不然乾恆易坤恆靜體也乾靜也專動也直坤靜也翕動也闢皆用也彼康節者其道家言乎先陰而後陽舍奇而用耦先天橫圖地居東天居西以陰爲體也二而四四而八而十六而三十二而六十四陰之數也易則不然始于一變而七九二八六麗于一七九

者也故易乾道也陽道也畫數三兩之而六陰從陽也易也者體陽而用陽先天者體陰而用陽易者體陰陽而用靜靜先天者體靜而用動然則康節爲老氏之徒無惑也吾子覃思卦爻規摹天地時有所得往往合于鄭荀易學廢久矣庶幾吾子是賴今乃取康節之說以自表毋乃逐其末而未究其本苟隨俗學之軌轍而未折衷于大道也楊子曰子之言則誠晰矣雖然夫易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故曰廣大矣大矣不可爲典要今夫步日月者右行及以左行推之而不惑者進退之數也昔者孟子言性善荀卿反之言性之善惡雖異而其教人爲舜舜仁義則一也吾惡知夫言陰之耦者非所以言陽之奇乎吾惡知夫言體之非用言用之非體乎且吾聞之求道于易猶挹水于河取明于太陽也各得其所資焉今吾伏鄉里誦先王之書上以事父母下焉友朋是娛動則不足而靜或有餘性又善病庶幾遺物之役役者以寧吾軀故凡體其靜而待動者皆吾之徒也又何怪于斯圖也哉余曰唯唯乃爲之賦曰  
魚以膏自烹兮薪以明自燒大哉水火之爲貞兮化萬形而不膠繫動靜之無方兮固體用之合德火假薪而後然兮水寄魚而後食夫唯火之爲用兮用其無用也傳既盡而不滅兮吾不知其所從也水之爲體兮體其無體也逝日夜而不舍兮吾不知其所底也用人兮體者身兮身者主而人者賓兮無滑而魂無塞而門而以卑其施而蘊其文以全吾之真兮

周易虞氏義序

虞翻周易注釋文云十卷隋書經籍志云九卷翻字仲翔會稽餘姚人少好學有豪氣又善矛太守王朗命爲功曹朗爲孫策所敗翻追隨營護到東部候官朗遣翻還策復以爲功曹待以交友之禮多所匡諫策嘗納之策攻黃祖翻從說華歆下豫章還至吳策曰孤有征討事未得還府卿復以功曹爲吾蕭何守會稽其見委重如此出爲